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九九

豐川全集二十八卷 王心敬撰

豐川續集三十四卷（卷一至卷十九） 王心敬撰

一

三三三

豐川全集

二曲書院藏板

序

致敬於先生者果何以比就
塾習句讀聞往來稱李先生
理學淵源自濂洛關閩後為
吾道真正儒宗為
昭代第一人物始悟先父兄之
致敬於先生者以此年既舞
象復聞李先生高弟有所謂

豐川王先生者衣鉢真傳名實並驅竊冀僭簪負笈從游臯比值先大人即世余遂以弱冠驅馳戎馬間輒憾福瘳緣慳托諸精神嚮徃而已荏苒移節荆楚關之外斗以南其景慕王先生者僉稱學幾

序

二

顏氏之悟孝比魯子之純著書立言悉發宋明大儒所未發吳楚當事諸鉅公莫不競相攀迓薦紳庠序孰經北面者履滿於庭余益憾初失之李先生者再失之王先生也歲癸巳謬承制楚

簡命入覲

天顏顧問及於山林隱逸即欲以

先生姓名上

聞恐失造次越明年春甫敢以先

生副

明詔詔下地方執政起就徵車時

先生講學吳門秦制撫移文

序

三

催併急於星火先生不得已而返駕經余所治黃麻不一晤僅貽二曲年譜一則存省語錄數冊入闕辭疾懇不就徵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余甚慚其不能仰體高志而妄形之薦牘也簿書餘暇莊誦

貽篇知先生聞確見真切深
力到是故本之講學而千聖
一心萬賢一理闢盡旁門谿
徑本之為政而上可致君下
可澤民言言實在經濟自非
明體達用之真儒安能有此
內聖外王之實學何幸孔顏

序

四

一脈不絕而續程朱一燈將
晦復明天授豐川夫豈偶然
且也筆底行文灝如瀉峽舌
端新理貫若串珠行將羽翼
聖經津梁道岸使千百世蒼
生渡學免於如瞽如瞶豈眇
小哉余不揣蚊負慨以刊梓

為任者初非冀先生之德余
及余欲自結於先生也夜光
在室所照幾何朗月經天幽
遐無隱傳之弗廣學者終迷
余將為有志進脩者効綿力
非敢為豐川作功臣也已然
余於是不無感焉不幸不能

序

五

於四十年之前從游二曲豐
川兩先生之門俾先父兄慰
子弟得所師資猶幸於四十
年之後為之叙其事梓其書
而究不能一接光輝盛德詎
相知遲速因緣淺深舉不無
天意於其間歟是書之成為

余延禮叅編者江夏令金廷
 襄簡材監梓者標下中軍副
 將丁沂至讐校訂正則江漢
 書院先生諸及門有與其力
 者刷工既竣并志其端云時
 皇清康熙五十五年歲在丙申清
 和月穀旦

序

六

詰封榮祿大夫總督湖廣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
 襲拖沙喇哈番加二級紀錄
 一次額倫特撰



豐川全集總目錄

存首稿正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卷之一

語錄一

卷之二

語錄二

卷之三

語錄上

豐川全集卷總目錄

正編總目

卷之四

語錄下

卷之五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六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七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八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九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一

學旨

卷之十二

證心錄

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豐川全集卷總目錄

正編總目

卷之十四

課程 明道 成人五要

卷之十五

書一

卷之十六

書二

卷之十七

書三

卷之十八

書四

卷之十九

書五

卷之二十

書六

卷之二十一

序一

卷之二十二

序二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記 祭文 行述

豐川全集卷總目錄

正編總目

卷之二十四

雜著 解

卷之二十五

雜著 說 讀 銘 箴

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編次豐川全集凡例

一先生平日論學不爭門戶不執己見一本孔孟爲大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于大學明新止善之旨全集數十萬言語語皆體驗心得之緒觀者必沉潛反覆考厥旨歸乃可窺其精微造詣之所在

一先生之學內外一貫故先生之言體用兼包分之本無可分然卷帙繁多則難于卒讀謹定爲正續兩集而于論學論政之言則多歸前集于交遊往還之篇則多歸續集而講義經解各自

豐川全集一

凡例

一

爲書焉

一先生之書凡其闡明聖賢宗傳經史精義者無不理明言暢裏不敢筆削一字叅酌一言但次序不定則先後無倫亦恐失憲命委任之意以此不揣不敏謬爲編次首語錄次紀聞三錄次學旨等編次傳道諸儒又次課程書簡而終之以序記雜著家訓蓋鄙意先道德政事後議論文章庶幾綱目統備條理分明讀先生書者可以見其平日學術本末之兼該蓋可以見其學術本末之有倫

豐川全集一

凡例

二

一先生生平爲學立教必本于躬行實踐而躬行實踐則必本于希聖希賢不欲其任心冥行希聖希賢又必本于得情見理不欲其尋跡仿象至若求得古聖賢之情明古聖賢之理又必本于實下格致明善之功以至于知性知天之域實下誠正修身之功以至于盡性至命之地故其論學之言無一條不知行一貫古今一貫聖凡一貫天人心理一貫天德王道一貫而總之期于真知實踐恥蹈後儒虛浮影響之習而已讀者必因言求意乃見其切近精實之心宗

一先生論學言全體必及大用言真體必及實功蓋平日心會身踐者體用工夫一貫之宗故言之不爲一偏之說並不涉調停之見而尤最鄙門戶攻讎之私故于諸儒無不取長略短雖犯世儒之譏詆不恤也蓋其心以爲道乃公理古今之所不得私知之不真罪自在于不知言之不公罪且至于昧心故全集中無一字不根心衷理以求同志與共證而終不敢爲一言之摸稜以得罪于先聖先賢

一先生初之論學每教人讀先儒語錄近十餘年

多教人讀四子諸經初之教人讀五經四子多
體認諸心近十餘年教人存心養性盡倫盡物
則務于印證諸五經四子又以爲五經乃四子
渾然之全體四子乃五經秩然之血脉而至于
論四子則尤以論語爲學庸孟之都會大學乃
其正路中庸乃其通路孟子乃其明路必期由
三子以會歸于孔子而大學一書之正大堂
孟子七篇之爽豁明朗尤所欲奉爲良軌而範
我馳驅也讀者必細心探討乃見其立言命意
之所注

一先生窮究經書折衷千古所著論說皆足發明
聖賢之精神補綴前儒之遺脫而其在楚江漢
書院及姑蘇與諸士友質疑問難者尤衆故另
爲編出附全集中

一先生生平所學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宗傳故雖
伏處山林世教生民之利弊得失平日靡不開
心遇當事之虛心求言者亦不惜許爲籌畫而
其規畫條理之切中天理人情則又所謂本天
德之菁英爲經濟之良法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也故書答中論學之後卽編論政幾卷以見先

生之學原屬體用一源

一先生忠告一編及上陳張兩中丞書彙雖業已
付梓然余之單梓者當書紳之佩而今之全集
則金鑑之垂故謹照原稿仍編集中至于答岳
中丞問政一編則條畫尤詳故亦謹附二中丞
後以成全書顏以外編

一先生施教各因其人遇謹飭之士則語以天地
民物本吾一體遇頽達之士則又語以經綸參
贊須本躬行而中人以下則開導隨機指點親
切皆令其坦然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全集所載

可概見一斑讀者誠能體認旨歸卽先生誨人
之道可以心會

一先生之學得自二曲而先生之所以得脫然棄
諸生致力聖學者則母氏李太君之賢有以成
之也是非先生之德無以彰母氏之賢非母氏
之賢亦不足成先生之德故集內凡先生所以
謝當代名公之表彰賢母者亦十錄二三一以
爲爲父母而不以義方教子者勸一以爲爲人
子而不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勸

一先生之學統貫天人而先生之教實始家庭

者襄幸鄜邑時親見其家範肅雍足以媲美古
來張陸之家及閱其家訓酌古準今平實精密
真天下後世教家之規範不獨可訓王氏家也
故岳大中丞雖久已梓行而今仍彙諸全集以
見先生之學原屬大學修身齊家一貫之宗傳
廷襄謹識

跋

家嚴昔從 二曲先生授體認天理之旨最後窮
探經旨會通儒宗乃自信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
道于一貫乃本末不遺此學必統本體工夫于一
貫乃終始無弊故生平論學全體必兼大用真體
必兼實功于濂洛關閩河會崇姚諸先正未嘗不
咸師其長而又未嘗不融液于大學明新止善一
貫之宗以爲歸也奈自 二曲先生歿師友寥寥
故其夙心每以不獲請教四海高明爲深歎今乃
得

額大制軍崇儒重道捐俸梓行自此當可就正同
學同志而聞其是非得失小子功躬執校梓之餘
亦竊心爲幸焉因僭贅數言卷末誌區區私衷之
慶云

愚男 功百拜沐手謹誌

辭 徵呈

布衣王心敬為恭陳愚款仰懇據呈詳覆事適奉憲
票仰縣官吏文到該縣立刻延請隱士王心敬親身伴
送來省以便 題送赴京事聞曠典士林為慶生亦
人情何敢矯辭但生自九月十一日江南歸家時于
途中風寒傷肺之症兩月以來痰嗽不止實不能親
身赴省兼生更有耳目實病理合滙誠懇辭者伏念
生十餘而孤母李氏苦節鞠育為之擇師教制舉之
業卽時時以古名臣事業相期即生亦產自孤寒實
欲砥礪行業以光昭門宗報答母志故行年十八忝

豐川全集卷之二

辭徵呈

籍邑庠十九歲叨膺儒初非有甘心隱退之志也及
二十三以後則綿歷世故乃自覺識暗才疎未堪
用世兼知子莫如母時時嚴戒以毋急進取且復慮
氣質之難化遣之從學處士李顯于盤屋者將及十
年卽願雖以宿疾謝 徵臥家其生平所學原以道
德經濟為本實故教生者不惟不令驚于詞章記誦
且不令蹈于弄月吟風亦初不以石隱相期即生亦
非遂畢志林泉浮巢高名也矧今者恭逢

聖主久道化成四海躋仁壽之域而羣羣手求治保泰
之意日益深切片善之必錄一長之不遺明良之會

正在此時向使生氣質少變于前自當乘時勉効一
職以畢吾儒幼學壯行之通義卽不然而使精力強
健耳目聰明亦當循奉憲命不俟駕行趨聆

聖訓之高深略陳生平之迂學且得緣此慰平日瞻
天仰

聖之私然後循分陳誠求歸山林卽出處之道臣子之
義亦兩無虧也無奈賦質薄弱兼之自幼漸經憂患
業已未老先衰暨辛卯夏又以慈母頓失痛與恨併
遂爾氣血為之益微故今行年五十有九鬚髮若霜
至于細書小字必借日光聲輕語遠則聽聞不詳衰

豐川全集卷之二

辭徵呈

殘若此尚可面對

聖明耶且生更有懼者方今 朝廷之上百爾師濟每
逢

恩詔之降卽有徵召山林隱逸之條是蓋 國家旁求
俊乂之盛典實

聖主求賢若渴之盛心則是此一薦送也他年開 國
史之輝榮卽 瞻朝廷之舉動而以生目暗耳聾
之迂儒當之不幾玷 國書而羞當世之士耶又其
如辜

聖主求賢若渴之至意何伏惟 執事察生愚誠據呈

上覆使生得自安愚分即生不至冒干進之罪而
聖朝且無舉非其人之嫌其于國體所關實非淺鮮
至于生耳目暗聾得自近年湖督額憲徒聞生年
未至大衰實相去久遠益不知生未老之耳目遂已
至此也益所據皇上覆為此且呈復至呈者

豐川全集卷之一

辭徵呈

三

豐川全集卷之一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愚男 勘謹錄

同學諸子 叅閱 及門諸子 校

語錄一

千古道脈學脈只以全體大用真體實功一貫不偏
為正宗故舉千聖百王之道六經四子之言無一
不會歸于此而惟大學一書則合下包括更無滲
漏蓋孔子生千聖百王之後折衷千聖百王之道
術學術而融會貫通以示萬世也故學術必衷于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一

孔子教宗必準乎大學然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無門戶意見之流弊得以消之。

觀虞書贊帝堯之四十八字可以知千古帝德王猷
之淵源即可以知孔門大學之宗傳所自來蓋大
學之明德即本帝曲之克明峻德大學之齊家即
本帝典之親睦九族大學之治國即本帝典之平
章百姓大學之平天下即本帝典之協和萬邦其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明明親中必具之條理定
靜安慮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歷之內境本末
終始之不彙特以明明親中自有之先後初非于

帝典之旨有加也蓋吾夫子于折衷古今之日然獨見千古之道統學統必合全體大用真體實功後全而惟帝堯之盛德大業乃克全體大用真體實功一貫于不偏故刪三墳五典之紛縻而獨斷自唐堯而終自學術亦遂約千古道術學術之會歸而遠宗其道法中庸所謂祖述堯舜即謂其祖述乎此也然則大學一書上滙千聖之源流下開萬世之眼目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後此即更生千聖萬賢豈能出其範圍哉吾輩無志于學則已有志于學安可不知千古聖道之宗傳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二

觀帝典命教胄之旨卑陶行有九德之論可見人材必不能一致教亦必不容一途但得有長無弊即可成德有弊知改皆可達材成德便不至負慚棄莽達材便足以効用當世初不教執一法用拘一轍如後世好尚執一者之于世多棄材也厥後孔門無類之教正本此意故當時四科成就之衆與五官十二牧同一師師之盛嗚呼觀此可明吾黨立教之道矣

帝典首揭欽明昭然示帝王心法之宗亦實剖吾儒誠明知行之原論者謂堯舜之世堯舜之治如日

中天是固然矣今仔細觀孔子刪述之旨其實二帝之道法心法得孔子此一番表揭乃始千萬年雲霧盡徹朗朗精明耳嗚呼邇道學之統者能于此深味而默會之其于帝德王猷之淵源吾儒學術之宗傳即思過半矣

古今道統學術之源流盡于全體大用真體實工惟大學明新至善乃于此包括無遺真是會四瀆百川之衆流于滄海更無一滴旁溢明此者六經四子乃得其宗傳百家衆說乃得所權衡吾輩遵聞行知乃不至差入旁蹊小徑故程朱每教人先讀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三

大學也

論學術歸于實行履則無意見口耳之弊然行以盡性而實論道德微于實功業則無窮虛冒托之弊語言文辭假借之弊然實功業本于天德故中庸首揭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三語以立千古道教之宗

人與萬物同稟天地之氣以生而惟人之性則得其秀而最靈故學以還其本善之理本具之量爲全功然非明則無由知其理非誠則無由行其理故功在于明誠非自盡其性則無以立體非盡人物

之性則無以致用。故功統乎人物，天地而大學則括此大旨。提綱疏目，以垂教萬世者也。學者必知歸極于此，然後路途不至偏曲，精神不至虛敝，以辜負此最靈之性。

千古聖賢之學，無不本末一貫，而却無不先本後末。故大學先明德，中庸先成己，書言堯舜之德業，首及欽明，易言威如之吉，在于反身。蓋此道以統貫天地萬物為大全，而實以自誠自明為本始。故君子之學，以先立其大本為要義。

易首乾坤，書首欽明，孔門宗仁，而大學則首明德，中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四

庸則首性道。千古學宗，于此可悟。千聖垂世立教之旨，亦即于此可悟。只有此道，此學可克滿性分，可經紀世教。只有六經四子，可奉為此道之準。可依為此學之宗，而括之只此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八字，統之只以明新止善三端為行。大學則一室

學示之

後之談學者，何得以燭火微明，偏執

意見妄裂宗傳。

尚書義取執中，傳前聖心法，周易義取時中，明千聖

必行。然執中之旨，聖人以此憲天撫民，學者即可于此修身善世。時中之旨，聖人于此崇德廣業。學者即可于此寬過濟凶，妙契之固上聖之淵源，善用之實下士之準極。只看人誦讀時知味不知味，立心制行時能體履不能體履耳。

學者資質必不能一致，但能實從性之相近以入道，自無不可至。只要知歸極，肯歸極耳。如入京師者，但期至京，東西南北固無不可者。然却是或南或北，或東或西，俱望京師而行，得其坦正端直之路，乃可得坦正端直之路，而求以必至乃可。若不得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五

真路途而曰無不可，得路矣。不求至而亦曰無不可，却恐阻于崇山險嶺者不至。入于斷港絕河者不至，而其因循不前亦終不至耳。孔孟者，吾道之京師。當時若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皆從入之路。即後世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亦皆從入之方。資質相近者，擇一人一途以入，自無不得。若舍之而自從所好，吾見不阻崇山險嶺，即入斷港絕河耳。更若謂方皆可從，路皆可入，不求直至京師，而但盤桓留滯于其方，亦終于半途廢耳。半途亦非京師也。周子曰：士希

賢。賢希聖。正以明從入之不能遽至京師。而得方之期于必至京師也。故吾輩不妨各擇其性之相近。以爲從入。而要以期登孔孟之堂。入孔孟之室。爲會歸。

中庸性道教。盡乎道統學術之綱領。而言性則歸于天命。言道則歸于率性。言教則歸于修道。奇見性道教自有底本。吾輩有志于道者。所宜徹底理會。學須知理之所以一。又須知分之所以殊。知理之所以一。則知殊途原自同歸。百慮原自一致。知分之所以殊。則知同歸正自殊途。一致正自百慮。源源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一

六

委委乃始徹底分明。

看得此道太高遠。則必至有自暴自棄之病。若看得此道太卑邇。則索隱行怪之弊。或且滋矣。故論道以得平爲貴。然得平。却非以人意可以增損絲毫。但能明得道之實際。原是日用平常。却原是精深高遠。則不期平而自平矣。故明道又務求其實際也。

實見得道不遠人。則知日用彝倫之地。無處可容人。忍略。實見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知得閨門衽席之間。無處可容人。漫漫實見得萬物皆備于

我。則知得林林總總之人。無一可容人。忍置更若實見得曰。明日且之天。赫赫昭昭。則知起心動念。以至臨民蒞衆。無一可容人。縱肆。

千聖相傳。只傳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千聖相接。只接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

入門下手處。不妨從其寬之所近以入。至于血脈路途。却不可毫釐差錯。會極歸極之地。却不可分寸闕虧。

此道無由人慢處。無由人緊處。亦更無由人歇得手處。直須助忘盡屏。然而後已。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一

七

此道本于天命。豈不現成。陸王原看見這現成一着。故本此主教。但說得太現成耳。其病在未能深思。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是得此現成之理。却不思未得時。有許多功在。既得後。仍有許多功在。直是須臾不離之功。與未來之體相符契。故得不終失耳。二公却說得此心本善。但存卽是。此知本良。但致卽是。却不道存之致之。中間有多少學問思辨行之功。有多少學利困勉之等。無論初學有茫無從入之患。中材未易得神明會歸之功。卽聰穎者。言下領畧。亦只于見性還虛。得入頭。未易會本。

末終始之先後詳說而遺厥後王是教之始蓋不盡學臺固無可說嚴訓之爲理則不知言矣蓋陸王是教人千餘年之王賢公室靈入昧爲運用之宰固非教人遺倫物而超然白世也

或問先生言學。每深明陸王之疎。而深辯陸王之謬。何也。曰。此是陸王自具之偏。全是非。我不敢昧心。將儒作全。亦不忍昧心。將是作非也。又吾儒之學。原本心性。故朱子曰。千聖相傳。只此一心。而生三。致致者。獨以心性之存養爲要歸。全集所載。皆考而知也。今以陸王之知重心性。而昧者禪之勢。必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

八

至割吾儒性命精微之旨。盡歸二氏。又必至舍
子性命精微之蘊。而徒求諸著述立說。致令二帝
三王以來。一中相傳之心法。湮塞。世儒口耳意
見之私。而後已。故但有問者。不敢復爲毀譽計。而
每據此心之自信者明之耳。

學以還其性之固有爲本。故大學首在明德。以還其性之同有爲大。故明德卽以新民爲末。止善特言其本末先後之天則耳。言學不知本體言本體不知作用。言本體作用而不知本末先後。皆不知大學之道也。

西銘一篇原非爲大學下註脚然于大人立體達用以還其本性之量爲切

此道察于兩間未嘗停息卽凡民亦俱有秉彝無人
欠少固不敢謂闡衍自孔孟後千四百年宇宙竟
絕然實是千四百年間旁門小戶紛紛迷真迨至
王文中始特地發志周學孔之旨周子始特地發
主靜無欲之旨一程始特地發識仁主敬之旨聖
學乃自此洞啓門庭迨至朱子以至有明諸儒本
體功用并復闡發無餘聖學實是無境不現然以
諸先生高明沉潛之異稟不免各隨其資之所近

興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

九

以爲輕重則于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之旨亦尚未敢謂盡滿意耳也這裏能無待于大君子造精詣微融會貫通以還吾道之大全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八字中有一字斤兩不稱一事血脈不貫卽弊病無窮故大學以明德爲本明德以格致爲先格致以知止知至爲要

道是千萬世大公之道如何得意爲輕重損益又如
何得意爲踐養是非況六經孔孟之言明明在前
一返照亦自毫髮昭然又何得由人自作好惡
大學言切實至言計民中實言在這卽言修教可知